

周禮正義

冊四

周禮正義卷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

疏掌爲大裘者與司服

爲官聯也云以共王祀天之服者祀天據冬至圜丘祀昊天天神之最尊者言之夏正南郊祀受命帝及春祭蒼帝冬祭黑帝亦服大裘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經言祀天以咳五帝互文以見義也其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秋祭白帝揆之時月皆不得服裘賈謂通四時祭天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非也又祭地之服經注並無文賈疏云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案郊特牲孔疏引王肅聖證論說謂祭天地皆大裘又崔靈恩說謂崑崙神州亦用大裘此並賈氏所本王制疏亦云按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案孔亦從王崔說通典吉禮說同陸佃云大裘冬裘也冬日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衮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按司裘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案陸說是也方丘祭大地在夏至北郊依賈典瑞疏說在七月皆不得服裘孝經緯雖說祭天地同禮然無祭地服大裘明文鄭亦無是義王崔賈孔並馮彤推測不足據也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者司服先鄭注及玉藻後鄭注義並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則黑羔裘也黑者象天色之玄大者擬覆燾垂蓋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大裘之服羔正黑者爲之

並本二鄭義賈疏云裘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
 裘體修大則義同於大射也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
 者故知大裘黑羔裘詒讓案大裘用黑者取其與冕服玄衣相稱用
 羔者取其質也凡冕服弁服冠服並有裘經唯云掌爲大裘而不及
 衮冕以下之裘者玉藻狐青裘汪以爲玄衣之裘孔疏引熊氏云謂
 六冕及爵弁也案熊以彼注通駭六冕則是謂大裘亦爲狐青裘與
 鄭義顯違孔氏墨守注義不宜從而糾揆之義疏恆例皆不可通
 竊疑熊說六冕當作五冕蓋推鄭意王六冕自大裘外餘五冕服皆
 不服羔裘此乃申玉藻注義其與此注義仍不相礙也詩召南羔羊
 孔疏引劉焯劉炫則云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
 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衮
 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二劉謂六冕同
 羔裘與玉藻注不合玉藻疏亦申熊難劉而羔羊疏轉從劉說自相
 違伐亦孔氏之疏也賈後疏以玉藻注玄衣爲指玄端服則賈意亦
 與劉同金榜云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衮冕六人維
 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自衮冕九章以下不得
 服大裘可知也案金說是也據先鄭後注以示質爲釋是專屬祀天
 而言若它祭祀當備文采以明差次無爲皆取示質之義何必與祀
 天同用黑羔裘乎互詳司服及後疏又案玉藻疏引皇氏云凡云冕
 及爵弁無裘孔疑其文無所出今攷六冕內明有大裘而云無裘皇
 侃必不至蒙固如是竊疑皇說無裘當作羔裘蓋卽二劉說所本玉
 藻注狐青玄衣皇亦謂玄端與劉說同卽其塙證也孔氏所見皇義
 字已譌互故不可通耳云服以祀天示質者謂羔色純黑不及狐裘
 之華縟也賈疏云以其衮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
 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玉海車服引
 三禮義宗云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去雕

飾服以其質金榜云玄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案金說是也左傳哀十年孔疏云裘上裼衣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依孔說是凡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乃有上服亦謂之襲衣鄭志謂大裘上有玄衣者玉藻注云凡裼衣象裘色是也但審後鄭意蓋謂裼衣及上衣並純玄無文先鄭示質之義或亦如此今攷大裘固裼玄衣而上衣則當以袞龍十二章為襲冕則十二旂不得

中 秋 獻 良 裘 王 乃 行 羽 物

良善也中 秋 鳥

如鄭崔賈說也詳司服弁師疏 獸雉毳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以羽物

飛鳥賡羣吏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鷂

疏 仲 秋 今 從 宋 本 正 凡 經 四 仲

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 字並作中釋文亦不誤良裘謂王冕弁冠服之裘次於大裘者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綃衣以裼之麇

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狐青裘蓋玄衣之裘黃衣大蜡時臘

先祖之服也金榜云凡冕服爵弁服皆玄上纁下玉藻狐青裘注云玄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裘近

得其實狐白裘錦衣麇裘絞衣皮弁服之裘也羔裘緇衣冠弁服之裘也韋弁服韎韐韋衣裳韎者赤黃之閒色故羔羊正義云兵事既用

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鄭疑黃衣狐裘為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為一事榜

謂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案金綜合鄭孔及皇熊說冕弁冠諸服之裘致塙張惠言宋縣初說並同此良

裘即通咳彼諸裘言之也云王乃行羽物者此官掌裘又兼掌羽物與羅氏為官聯也 注云良善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仲秋鳥獸雉毳

司 禮 卷 二 中 華 書 局 聚

者此卽書堯典中秋鳥獸毛毼之異文賈疏引鄭書注云毼理也毛更生整理惠棟云釋文云毼音毛案毼當爲髦字之誤也尚書云中秋鳥獸髦毼中冬鳥獸毼髦毼而下而誤耳案惠說是也說文毛部云毼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毼髦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說文之毼卽今書鳥獸毼髦之毼字此注毼字與毼形近惠謂涉彼而誤近是鳥獸毼髦惟見說文鄭注尚書與許本同異今無可攷此毛毼之爲毼蓋鄭君涉筆之誤非鄭所讀堯典如是也毼傳寫又誤作毼後人不敢輕易而依今書讀之故陸音毛亦非謂毼卽毛字玉燭寶典引此注作毛毼蓋六朝舊讀如是集韻六豪云毛或作毼又誤采陸音古實無是字也云因其良時而用之者此中秋季秋兩獻裘並謂獻已成之裘凡皮以乾久爲良必非新取卽獻而鄭言此者蓋謂前年中秋取裘材次年中秋裘成乃獻而用之用與取時正相應亦得取毛毼爲良之義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彼秋斂皮卽取裘材之時至次年春皮乾久始獻之入司裘旣入司裘乃頒與裘氏制之成裘至中秋季秋而獻之以兩職經注合校可以得其義也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者先鄭意此良裘不辨何裘但是王所服凡冕服弁服之裘皆是以尊者所親御當擇毛物純縵入功密致者獻之故稱良裘對下功裘爲卿大夫所服也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者羅氏行羽物注云行謂賦賜義與此同云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彼注云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黼爾爾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爾田之禮賈疏云案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爾爾是仲秋田獵之名彼爾田用黼裘與仲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爲寒設故知此良裘則與彼黼裘一也案賈說非鄭情也注以黼裘說此良裘亦因黼裘唯天子諸侯誓省得服其文最縵玉藻與大裘同舉明視

它裘爲特尊故舉以爲釋非謂此專爲仲秋獮田而獻不爲寒設也但五冕祭服之裘與黼裘同爲大裘之次不宜不在良裘之列此經之義自以先鄭說爲最咳又黼裘鄭玉藻注謂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羔之與狐麤縵迥殊相雜爲文恐非所宜孔廣森謂錯白黑羊皮爲之於義可通而終嫌其太樸竊疑當以狐白雜狐青爲之乃得相稱耳且黼裘珍貴固宜與五冕之裘同用狐也又案玉藻之誓省鄭讀爲誓獮於經無徵且依其說則上服當爲冠弁服是降於五冕爵弁韋弁皮弁服之裘不得爲尤善矣陳祥道讀省如字謂祭祀服以聽誓命省牲鑊其說近是惠士奇戴震孔廣森宋綿初說同竊謂黼裘蓋天子諸侯齊服之裘祭前誓省服齊服與正祭不同互詳司服疏至家語郊問篇說郊禮云天子大裘以黼之王注云大裘爲黼文也此以黼裘爲卽大裘其說殊謬蓋王肅采郊特牲文私定不足辯也云此羽物小鳥鵽雀之屬鷹所擊者賈疏云案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彼注云羽物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彼黃雀卽此雀之屬此鵽與雀亦是鷹所擊故連言鵽也云中秋鵽化爲鷹中春鵽化爲鵽者月令仲春鵽化爲鵽無中秋鵽化爲鷹之文惟王制云鵽化爲鷹然後設爵羅不著時月鄭知爲仲秋者以春生秋殺鷹鵽因時氣而化二仲爲春秋之中經雖無文可互相推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鷹則爲鵽五月鵽爲鷹此與月令文並鄭所不用故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孔疏引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鵽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鵽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鵽亦自有真鷹可習矣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鷹以中春化爲鵽中夏陰氣起而復爲鷹此兼據小正爲說非鄭義也云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者通釋此經中秋行羽物及羅氏中春行羽物一年二次行羽物並順始殺與止殺之時也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獮大夫

所疏季秋獻功裘者國語周語云單襄公曰隕霜而冬裘具韋注云

服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案彼冬裘蓋兼此良裘功裘言

之具裘之時始於中秋盡於季秋言隕霜者舉其最遲之期限也大

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王始裘則季秋天子已衣裘矣賈疏云按詩

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季秋則是九月授衣之節云以待頒賜者

頒謂常賜若宮伯掌宮中士庶子云以時頒其衣裘是也賜謂好賜

非常賜也詳膳夫疏賈疏云功裘之內有羣臣所服之裘故言以待

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羣者謂攻皮之工裘氏作之功有精羣猶

典婦功有良功苦功上文良裘之功最精良此裘功微羣苦則亞次

於彼者故直謂之功裘也云謂狐青麋裘之屬者賈疏云案玉藻君

子狐青裘豹裘麋裘青犴裘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

云豹裘青犴裘裘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引此者證功裘中

有此狐青麋裘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
引之者之屬中含之矣若然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天
子下至士玄端之服皆服之又云麋裘者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麋裘
謂是君臣視朔之服案玉藻狐青裘玄衣孔疏引皇氏云玄衣謂玄
端也劉氏同賈說卽本於彼孔又引熊安生說謂玄衣卽指冕服爵
弁服是也詳前疏劉氏之意蓋以五冕之裘同黑羔裘則狐青裘玄
衣不得復爲五冕之衣故必易爲玄端而後可申其說亦以玄端衣
與狐青色足相配也詩邶風旄丘孔疏說亦同金榜云玉藻狐青裘
玄綃衣以裼之皇氏以玄衣爲玄端則玄綃衣以裼爲以帛裹布矣
案金說足證熊劉之誤賈氏從之疏矣詩召南羔羊孔疏又謂鄭意
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狐青非冕服之裘以申劉氏之說亦非也
賈又以麋裘爲視朔之服者玉藻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狐白錦
衣士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麋裘素裼也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麋裘
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麋裘視朔之服是也又案賈謂

此功裘內含有諸狐裘及羔裘是也但據經以待頒賜之文則不關王自服之裘可知然則狐羔諸裘皆宜屬諸侯及卿大夫士所服言之後鄭上良裘注不及狐青裘則似王所服裘自黼裘外皆入此功裘恐非經義也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者先鄭以良裘爲王所服故此功裘爲卿大夫所服亦通冕服弁服玄端服之裘而言也其說亦較後鄭爲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

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者爲

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亦九十參七十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

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共能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

疏

臣王大射者王與諸侯諸

賓射燕射鄉射故謂之大射也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

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案

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則是大夫士有鄉射無燕射但士當亦有大射孔說並未墻孔又不及

鄉射者以鄉遂之吏主其事王與諸侯或不與也漢書吾丘壽王傳又謂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未知墻否詳後及梓人疏云則共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者以下並大射前三日共與射人張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注云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

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賈疏云禮記射義云

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即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故知大射是將祭而射也郊謂祭五天帝於四郊不言圜丘祭昊天亦有可知廟謂祭先

王先公皆是也以射擇諸侯至得與於祭皆射義文案彼云天子以射擇諸侯卿大夫士即云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其大射擇諸侯羣臣貢士得與祭之事也詒讓案

凡大射皆因祭而射其事有三一爲天子春試邦國之貢士其禮最大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二則四時郊廟祭前擇

助祭之臣三則四時大田校獲卿大夫相與射時田有享約享烝及方社之獻則亦祭事也三者皆爲祭而舉而以能詔事亦即行於其

閒故有擇諸侯卿大夫士及得中爲諸侯之說本原禮意蓋因畿內外諸侯與官府學士等皆本無職事而來助祭觀禮者其人衆多不

容盡取故必射以擇之漢書食貨志說諸侯貢士於天子云行同能
偶別之以射將祭擇士亦此意也若遠方侯服祗奉職貢宗祝有司
共脩職掌雖亦與射而豈在擇取之列哉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
封於畿內者者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彼內諸侯通公卿大
夫凡食采者而言此惟言三公者以別於下卿大夫也王子弟據親
子弟食都者而言此諸侯知非畿外諸侯者畿外諸侯大射得用三
侯大射儀所謂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與此不同又非司裘所共
故也云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者賈疏云案載師大都任畺地是此
諸侯也又云小都任縣地家邑任稍地是其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
詒讓案據載師注公卿大夫通謂之采地此惟言卿大夫有采地者
以經以卿大夫與諸侯別文故也又依大宰載師疏說王子弟疏者
亦食縣稍則當與卿大夫同射麋侯云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
以擇之者大射儀鄭目錄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
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是諸侯祀先祖與羣
臣射以擇之之事也卿大夫亦有廟有臣故得與諸侯同云凡大射
各於其射宮者明大射射宮在國外與賓射在朝燕射在寢不同也
賈疏云從王以下至大夫大射各自於其西郊之學射宮之中案賈
謂在西郊之學者謂虞庠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經
首右射騶虞鄭注云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大射
儀云公入驚鄭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又鄉
射記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案以樂記及大射鄉射諸注校之禮大射必在
郊學而鄭說學制謂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諸侯反是故賈氏謂
天子大射在西郊之虞庠小學諸侯大射在郊之大學樂記孔疏說
亦云然蓋鄭所謂各於其射宮者說本如是今攷天子大射之宮見
於經者有二一在東郊爲壇壝宮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會朝

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
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
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是也此天子春與邦國貢士大射公
卿及諸侯咸在卽所謂春以功也其禮最盛而人尤衆故不於大學
而於郊壇若歲時大祭擇士及王與羣臣或國中學士射則當在大
學中學之辟雍諸子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射卽辟雍也惟射宮本
無定所射於東郊卽以壇宮爲射宮射於大學卽以辟雍爲射宮注
說固足以咳之矣蓋鄭謂大射在郊其墻而謂天子郊學爲小學則
失之賈孔謂王大射在西郊之虞庠尤誤之甚也射義云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彼澤宮在靈囿之中與射
宮辟雍異地大司馬注謂大射於澤實據習射言之非大射射宮之
正也諸侯大射亦各於其國郊之大學卿大夫大射則各於所近鄉
學庠序之中孟子滕文公篇云序者射也此指州序等而言卽卿大
夫所射非天子大射之所亦非大學之東序也周學制異同及射宮
並詳大司馬樂及諸子疏云侯者其所射也者鄭鄉射禮大射儀注並
云侯謂所射布也小爾雅廣器云射有張布謂之侯說文矢部云侯
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案三射之侯制雖小異
而以布爲之則同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賈疏云侯中上下
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者唯有兩侯之側故云飾其側也云又方制
之以爲臺謂之鵠著於侯中者於舊本誤于今據宋余仁仲本正臺
釋文云本亦作準丁晏云說文土部壇狀臬也从土臺聲讀若準木
部臬射準的也臺卽壇之省文賈疏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故云方
制之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三分其侯鵠著於侯中案丁說
是也說文高部云臺孰也讀若純非此義釋文或本作準者準卽壇
之借字賈本臺又作質故釋質爲正而不及臺詩小雅賓之初筵孔
疏引鄭此注亦作質是孔賈所見本同今本疏述注仍作臺者宋人

以疏合注時改從釋文也質與壇義同毛詩賓之初筵傳云的質也荀子勸學篇亦云質的說文詰臬爲準的是壇臬的質同物方制之爲臺謂如其飾侯之皮制之正方以爲其侯之鵠若虎侯則虎飾而虎鵠熊侯則熊飾而熊鵠它皆放此云所謂皮侯者據梓人文鄭說以鵠卽臺與諸儒不同詳後朱大韶云侯皆以布爲之其曰虎侯熊侯豹侯麋侯豺侯者據侯中言鵠用皮爲之故掌於司裘蓋用皮之存毛者故得辨其爲虎熊豹麋豺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者以三侯之尊卑遞推知之賈疏云卿大夫更言以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云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者降於天子也云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者卿大夫唯有麋侯故知君臣共射之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者大射儀注云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天子大射侯道之數禮無明文鄭依大射儀畿外諸侯大射侯道及射人所言九節七節五節推之射人注說賓射侯道亦同白虎通義卿射篇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案此漢時禮家之異說蓋因大射儀諸侯大侯九十弓推之天子侯道當遠於諸侯故謂天子百二十步卽弓也今攷匠人市朝一夫不過百步若百二十步凡七十二丈射宮之庭未必有如此之廣其說殆不足據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者釋文云干本又作行案大射儀作干鄭讀爲行行卽豺之或體詳射人疏此並據大射儀彼文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鄭彼注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參參雜也豹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行行侯者行鵠行飾也鄭意畿外諸侯得同天子用三侯與畿內諸侯止得用熊侯豹侯異故云列國之

諸侯以別之云遠尊得伸可同耳者賈疏云對此經畿內諸侯之近
 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
 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者大射儀注亦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
 侯卑者射之以求為侯案梓人云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
 抗而射女是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也祭義云射侯者射為諸侯也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諸侯以下射中之則得
 為諸侯也此明射以攷德有德者宜為王侯失德者則忝其爵位非
 真以射為黜陟也書益稷云侯以明之偽孔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
 明善惡之教亦此義也楚辭大招王注云王者當制服諸侯故名布
 為侯而射之古者選士必於鄉射心端志正射則能中所以別賢不
 肖也王說與鄭亦略同鄭司農云鵠鵠毛也者說文鳥部云鵠鵠
 也賈疏云先鄭意以鵠字與鴻鵠鵠字同故為鵠毛解之案梓人云
 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
 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者毛詩齊風猗嗟傳亦云二尺曰正賓之初
 筵疏云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
 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王肅亦云
 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
 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舊云方
 四寸又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
 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
 為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
 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
 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
 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
 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案據此說則先鄭及馬氏
 並謂鵠最大正次之質最小三射之侯中皆有此三等後鄭說則以

皮侯棲鵠不爲正采侯設正不爲鵠正鵠大小同而侯異其皮侯之
鵠采侯之正又各隨侯中之大小爲增減二說不同王肅據小爾雅
廣器文定質爲六寸餘並從先鄭義賈說稍異而亦以正鵠爲一並
與後文義殊金鵠云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
中庸射義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曰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
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竊以爲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射者
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且大射賓射
旣別則燕射亦宜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
於經乎卽或混同於大射賓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
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正殊難處置
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皮侯采侯也小爾雅云鵠
中者謂之正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農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
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
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
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
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
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朝大夫同正亦居鵠中
三分之一天子正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少
半寸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
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二尺曰正本於毛傳亦可見
正在鵠中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者
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正鵠雖皆可謂
中而尤以中正爲善故齊風言不出正也鄭注射人所謂中二尺者
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侯而鄭
專屬采侯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

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并
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
與棲皮之鵠異誤矣朱大韶申先鄭馬王說云鵠與正相連不與侯
連故曰棲曰設居侯中者謂之鵠居鵠中者謂之正射義云發而不
失正鵠者又云失諸正鵠是中正謂之中中鵠亦謂之中居正中者
謂之質賓之初筵發彼有的傳的質也荀卿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
至淮南兵略訓高注的射準也是也侯未有不設正鵠者故經但言
鵠不言正以正居鵠中舉鵠而正賅焉矣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
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質
卽二寸曰質之質於布侯皮侯皆曰質則質居正之中可知案金朱
據毛馬先鄭說定正在鵠內無大射賓射之分又謂鵠居侯中三分
之一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其說近是竊謂侯中大小取數侯道弓
二寸以爲侯中鄉射記有明文三分侯廣而鵠居一梓人亦有明文
馬鄭王諸儒不容不見而謂侯鵠正質內外大小四等爲一定之數
者蓋假大夫士諸侯侯中之度約舉大數以明大小之差也鄭漢勛
云鄉射記鄉侯十尺鄭馬言侯方十尺者據鄉侯也四尺曰鵠亦據
鄉侯取成數言之其實三分取一侯丈八尺者鵠六尺侯丈四尺者
鵠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侯丈者鵠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案鄭說
是也五十弓之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其正依金說當方
一尺一寸一分有奇而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約舉成數也據先
鄭說正之內尚有質楚辭大招云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
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彼正據大射大侯
言之而亦設昭質足證先鄭義質亦謂之的故毛詩荀子並以的質
同論韓非子外儲說左及問辯二篇並云設五寸之的是質小於正
古有明徵質居正中蓋亦當居正三分之一則五十弓侯之質當方
三寸七分強而先鄭云四寸曰質者亦舉成數也先鄭梓人注云設

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彼云身一丈與此注十尺曰侯同
彼爲設數則此注亦爲設數非侯之通制可知侯鵠正質隨侯道爲
大小故質槩的爲一物而馬鄭說質四寸小爾雅說槩六寸韓非說
的五寸其非一定之數又可知矣今參取馬鄭王及金氏義推定天
子以下侯制蓋凡侯皆爲侯中及鵠正質三等其侯中及鵠正大小
之差當如金說其正內之質則九十弓之侯質方六寸六分強與小
爾雅六寸之槩文合七十弓之侯質方五寸一分強與韓非五寸之
的文合而五十弓之侯與馬鄭四寸之質亦相近可以釋諸說之紛
互矣至賈景伯說正大於鵠則於古無可證鵠方二尺與梓入文尤
不合金榜謂蓋段侯中六尺明之然以鄉射記推之六尺之侯侯道
止有三十弓禮經侯道未有如是之近者則亦不可通也云玄謂侯
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
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
異等此數明矣者此鄭據鄉射文明侯中之數隨侯地之遠近而各
異以破先鄭十尺曰侯之說也引考工記云梓入爲侯廣與崇方參
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鄭彼注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
中也引之者明鵠大小之度出數於侯中以破先鄭四寸曰鵠之說
也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
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大射儀注說大侯糝
侯狴侯之鵠同賈疏云以其侯中丈八尺三六十八故鵠居六尺侯
中丈四尺者取丈二尺三四十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三
六十八又得六寸有二寸在寸各爲三二寸併爲六分取二分各爲
三分寸之二卽是大半寸也侯中一丈者取九尺三三而九得三尺
一尺在又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爲三得一分故云少半寸詒

讓案鄭言此者亦破先鄭侯十尺鵠四尺之說然先鄭實假設之數
與鄉射梓入文本不相戾後鄭似未瞭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

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者大射儀注以此訓爲第二說云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雅釋鳥云雉鵠雛也說文佳部云輪輪鷺也鳥部云鷺輪鷺山鵠知來事鳥也鵠雉並輪之異文鵠與鷺亦聲相近依高張說則鵠鵠即今之喜鵲說文則以爲山鵠二者種類略同釋文引劉昌宗鵠音雁金鵠亦謂古字鵠與雁通鵠與鷺通鵠猶鵠也非小鳥案劉音金說與先鄭鵠毛之義相近然與許鄭諸家說鵠鵠並不合未知是

否中之爲雋者本左昭十二年傳其以中雋也之文謂以中小爲雋異也云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者大射儀注義同此說較鵠鵠之義爲優金鵠云鵠與梏聲同爾雅釋詁云梏直也梏轉聲爲較故釋詁較亦訓直鄭注射義云鵠之言梏也梏直也然則鵠本作梏或作較其作鵠者古字假借耳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者說文侯字注云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虎大夫射麋麋惑也白虎通義鄉射篇云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伎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亦當服天下巧伎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班氏所說即鄉射記之獸侯與此經大射侯異而釋義亦與鄭許同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大射儀注云士無臣祭不射射義疏亦謂士唯有賓射燕射金榜駁之云大射主於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鄉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廣及鄉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金鵠云士亦有大射射入云士以三耦射矍侯大射儀言士射于其明證也鄭注射入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攷之特性饋食禮有宗祝